

SHIDAIWENCONG JIU

中国散文学会 编

中国当代散文精选  
〈九〉

中国文史出版社

# 中国当代散文精选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散文精选中国散文学会编 一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11（当代先锋文化书系）

ISBN7—5034—1537—1/G0263

I. 中… II. 中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V.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5723 号

责任编辑：曾小丹 封面设计：古 月

---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河北光达印刷厂

装 订：河北光达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地所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301 千字

印 张：12.25

印 数：3000 册

版 次：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全套 160.00 元（本册 20.00 元）

---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山杏谷的记忆 .....	郭九洲 (1)
敦煌的孤独 .....	锥青之 (8)
走过黑夜 .....	史小溪 (13)
泥土呵 .....	乔秀清 (16)
井 .....	张天夫 (23)
柏林沟往事 .....	张亚杰 (27)
大黄牛事件 .....	谢枚琼 (32)
寻常人 .....	胡树勇 (38)
缘 .....	赵 伟 (44)
弄狗 .....	铁 马 (48)
石榴树下 .....	魏朝卿 (53)
彩云何处飞 .....	许德美 (57)
冬夜月暖 .....	禾 源 (65)
温馨岛的小木屋 .....	方雪花 (68)
往事与故乡 .....	王洪勇 (71)
仰视 .....	孟大鸣 (76)
山情海韵花果美 .....	林艺群 (80)

沙漠秋韵·····	静野 (85)
谁有资格嘲讽笼外鸟·····	谢连波 (88)
石磨上的美文·····	吴建华 (91)
鸟鸣·····	吴勇敢 (94)
鸟为邻·····	李平安 (100)
闽南水乡龙竞渡·····	林斌龙 (103)
我行我“瘦”·····	胡松柏 (108)
说狗·····	李继伦 (110)
独屋·····	陈子贵 (114)
永远的女神·····	李前 (119)
那棵老杏树·····	高俊才 (124)
奶奶·····	白庆国 (127)
那崎岖的山路·····	李舟 (132)
与狼对峙·····	宋武渊 (137)
极品人生·····	孙振彦 (141)
狼口余生·····	王沛麟 (146)
山僧·····	李廷贤 (149)
触到了淡青色的感觉·····	天雨 (153)
老君水·····	张天福 (156)
感受王洛宾·····	张宇航 (161)
孙曹记趣·····	刘景遂 (165)
烟雨南京·····	巨凤霞 (174)
春韵·····	曲传久 (178)
菊品随想·····	姚勇 (180)
魂断花园口·····	吴光辉 (183)
也谈梁祝·····	袁虹 (187)
煤矸山,我心中的金字塔·····	蒋新 (191)
乡里艺境·····	杨清喜 (195)

我，怀念鸡年 .....	刘浩歌 (199)
月牙泉映鸣沙山 .....	成建中 (213)
农民·渔民 .....	葛道吉 (217)
大贵山 达摩 杨代好 .....	陈子贵 (222)
一篇传世之作 一座爱的丰碑 .....	林源森 (231)
探访考亭 .....	陈枯朽 (234)
品读连塘山 .....	赵主明 (237)
夏游仰天山 .....	姜佃友 (241)
忆游金鞭溪 .....	李永安 (245)
尘缘难断 .....	婧 婷 (249)
有个性的女生章小梅 .....	王天然 (252)
古董 .....	凯 文 (255)
珍妃井畔哭珍妃 .....	瞿南冕 (260)
遥远的水井湾 .....	李幼谦 (265)
十里画廊游人醉 .....	姜 诗 (270)
心 .....	天 村 (276)
上海新感受 .....	毛文学 (280)
参观鲁迅先生故居 .....	花玉喜 (284)
听父亲讲那过去的故事 .....	陈淑琴 (287)
绿月亮 红星星 .....	元 日 (293)
都江堰寻找李冰的足迹 .....	刘世琼 (297)
执手秋风 .....	蒋增平 (303)
幸福的南瓜 .....	黎先熙 (307)
云门之旅 .....	张 牧 (310)
新桃花源记 .....	郭子华 (318)
旌湖心路 .....	魏 龙 (322)
难忘韶山 .....	李能伟 (325)
姑姑的好 .....	程浩漠 (329)

为了她也有诗意的笑声 .....	霍 铭 (332)
吐鲁番的境界 .....	戴 希 (336)
女性如花 花香袭人 .....	叶 子 (339)
水灾的日子不要走远 .....	成 功 (343)
兴水为民的带头人 .....	马成福 (349)
《鸡传》自序 .....	胡庆云 (355)
红雪莲 .....	邹奇丹 (358)
情理交融 催人奋进 .....	王景恩 (362)
炫舞南山, 诗韵鹏城 .....	陈 浩 (367)
命运 .....	郭荣生 (372)
日月之恋 .....	刘亚娟 (377)
渔家乐 .....	柯宜坎 (380)

## 山杏谷的记忆

郭九洲

滨洲铁路穿过大兴安岭，不经意间，在山隙里甩出了一座小镇。小镇的名字很怪，叫博克图，蒙语大意是：有路的地方。博克图的路确实不少，但除了绕镇而过的 301 国道外，没有一条好路。放眼望去，通往大山的每条路，都是黑黝黝，湿漉漉的。

五十多年前的一个傍晚，西满军区的一个排从这里经过，遇到土匪的袭击，队伍被打散了。一名叫黑忙子的战士，为躲避土匪的追击，钻进了博克图北面的深山密林，因迷路，转悠了三个月也没走出大山。黑忙子脾气倔，不声不响，用刺刀砍下树枝，搭了一个避风遮雨的窝棚，每天靠摘吃沟里的山杏和烘烤河里的鱼虾生存。

大雪封山了，他饥饿得脱了人形，整天像狼一样满山转悠，眼睛红得像熟透了的山杏，手里握着卷了刃的刺刀满山寻找猎物，有时撵得狼满山跑。一次，他遇见了一只肥大的棕熊，还没等他想出怎样对付，那棕熊一巴掌过来，他头一低，

棕熊的巴掌扇到了一棵碗口粗的桦树上，咔嚓一声树断了。他转身就跑，棕熊大概和他一样饿疯了，毛烘烘的罗圈腿，一步窜出一米多远，似乎已顾不上眼前这个骨头架子究竟还有多少肉可啃。

黑忙子拼命地跑着，忽然想起了当地的一个传说：遇见熊的时候，有两种办法可以脱逃，一是佯死，躺着别动，熊不吃死动物，闻闻即可走开。二是被追时千万不能跑直线。因熊的眼睛只会直望，如果你突然拐弯，熊会站下重新寻找目标，这样你就有逃命的机会。想到这里，他猛然发现脚下有一切悬崖，起码有三十米深，崖下是厚厚的积雪，兀自突立着几块尖尖的巨石。情况紧急，他顾不上多想，纵身跳了下去，跌进深深的雪坑。他躺在雪窝里一动不敢动，直直地朝上望着棕熊的动静。

棕熊站在崖上左右张望。没想到熊也有老奸巨滑的，这个老家伙，趴在崖边朝下望见了，他一闭眼，心想完了。谁料只听咕咚一声响，随后传出嗷嗷的怪叫。他躺着一动不敢动，等着老熊来舔他的脸。他知道，熊的舌头长着倒立刺儿，舔一下，人的半边脸就没了……

他被冻僵了，一缕思绪在空中游荡，似乎一根遥远的绳索拉着他的灵魂向天上飞去，只剩下雪窝里的这具躯壳瘫在那里。他不甘心，拼命的挣扎，大声的呼喊，他怨愤要飞走的那颗灵魂太无情了。

不知过了多久，他感到浑身酸疼，渐渐地暖意袭来，喉咙里像塞进了一根粗粗的纸管，又干又涩，腿和胳膊好像不是自己的，摆在那里不能动弹。这时，一个苍老的声音传过来：兰儿，他醒了，给他倒碗水。

当时他已经死过去了，后被兰儿打猎的爹，顺着棕熊的脚印追过来，发现了还没有僵硬的他。他们父女俩把他抬到后山

的马架子窝铺，先用雪搓，后用老酒擦，皮肤通红了，盖上被子慢慢的用火架子温。尔后，又把摔死的棕熊用马爬犁拉回来，准备送到博克图镇去换取食物和钱。

他醒过来，老猎户夸他勇敢，能把老棕熊推下去摔死，而自己不死。他臊得满面通红，说明由来，猎户父女肃然起敬。半个月后，老猎户送他去了博克图找部队，还把自己的宝贝闺女兰儿交给他，成了他的老婆。

一年后，大山里传出噩耗，老丈人去世了。就葬在了博克图的北山坡。

六十年代末，没被老棕熊一巴掌拍死，没在雪窝里冻死的黑牯子，已经成为了省军区的副司令员，而且专门负责后勤保障和作战部署。一日，他在博克图地区的部队检查战备情况时，忽然想起与他生死与共的那个山沟。人老怀旧，他想去看看。于是，部队派出吉普车和一个班的警卫，随老首长进了大山。汽车跑了一百多公里，翻山越岭，涉水过河，在向导的指点下，终于找到了那个地方。向导介绍，这儿叫山杏谷。

老司令坐在山坡上，感慨万千。回到军区后，立即下了一道命令：在山杏谷修一座军用仓库。他断言：当年我迷路跑不出，现在我让敌人找不到。

不久，一个营的兵力开到山杏谷，日夜奋战，用三年的时间，修起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军用仓库。用当地人的话说，三座大山的肚子都掏空了。通往山外的，只有一条隐蔽荒芜的铁路专线。

## 二

1978年7月，我从其他部队调到这个仓库任职。那时年轻气盛，跳下汽车就往山上爬。一边爬，一边听随行的战士讲那个谁来谁都必须听的故事。爬到山头，故事已经讲完。在山

头站哨的士兵见我来了，急忙敬礼。倒不是我长的象官儿，那时还没有实行军衔，官与兵的差别就在于上衣是四个兜儿，还是两个兜儿。那天我穿的上衣是四个兜。

与哨兵闲聊几句，我忽然问，你们见过狗熊吗？他们答，见过。前年冬季，一只棕熊被山头的电网电死，战士们美美地吃了一顿熊肉。熊掌送到了分部，后来又送给了军区一位退休的老首长，那位老首长手捧熊掌抽泣了好一会儿。冬季，棕熊，几十年的戎马生活，瞬间浓缩在这两只熊掌上，难怪那位老首长那么激动。

三座仓库的大门，隐蔽在碧绿如荫的树丛中，百米之外，根本看不到痕迹。部队的生活区，建在傍河的一片开阔地上。前面，是湍急的松花河，河里的鱼儿很肥。山民没有打鱼的习惯，这就照顾了守库的军人。早晨，在河边随便支架网，中午便可吃一顿很可观的鱼宴。两旁大山是茂盛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郁郁葱葱，长满了榛树、桦树、松树和其他杂木。

进入库区的地方，是一条深深的峡谷，狭窄而陡峭，易守难攻，天成铁门。峡谷两旁，层层叠叠，伸枝翘首，长满了山杏树。这大概就是这里为什么叫山杏谷的出处。

夏季，这些山杏还不怎么出色，一个个不过拇指肚大小，青乎乎，嘎嘣脆响，吃起来满嘴酸汁，倒了牙，三天不敢吃东西。

秋季到了，站在库区朝上望，青天绿树，碧空如洗，一抹蓝天飘着几丝白云，镶在山峰与山峰的连接处，那样辽远，那样深不可测。满山满谷的山杏，开始显出它的独特魅力。红了的杏叶，紫如烟，赤如霞，赛过北京西山红叶。挂满枝头的累累杏果，粉中透红，象串串珍珠。特别是已经成熟的果实，含进嘴里，果核便会自动脱出，果肉清香而酸甜，滋味是那般绵软，那般悠长。

一天，通信员跑来告诉我，连长的爱人一气吃了一帽壳山杏。我感到很惊讶，问为什么，他嘎笑着凑到我耳边：有喜了。连长的爱人我熟悉，别看连长长得山民一样强悍，他的爱人却娇小玲珑，是个列车乘务员。说起来，这里面还有一段蹊跷的姻缘。一次连长探家，有两个小玩闹故意和女乘务员捣乱，直至发展到调戏的程度，乘务员气得呜呜哭。正在这时，两只大手伸过来，揪着小玩闹的脖领子，砰地一下让他们撞了个头，然后一声断喝：想干什么？小玩闹溜走了，女乘务员羞答答地看上了这位粗旷的军人……

从此以后，这样的季节，部队家属最喜欢来队，特别是有了喜之后。酸男辣女，民间有这个说法。喜欢男孩儿的女人，对山杏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战士们都非常喜欢山杏树，复员时，总要相约去山上采来几片山杏叶，小心翼翼地夹在日记里，仿佛这样就把整个大兴安岭带走了。

山外来人，库区没有别的水果好招待，让战士采来几碗黄中透红的山杏，算是最高待遇。凡是吃过一次的，终生忘不了。

山杏，是战士服役期间的一段未了情。

### 三

山杏谷的冬季特别漫长，一年降雪在 100 天以上。寒流一来，零下 30 至 40 度，部队发的翻毛大头靴，冻得像冰坨，战士上下哨，脚面不能打弯儿，咯噔噔，咯噔噔，象穿着铁靴走路。戴上口罩后，呼出的热气上窜，一会儿便把眼睫毛冻住，需用指甲不断的刮擦才能睁开眼。

一次，机关食堂到博克图拉大米，回到驻地卸车，忽然发现少了一麻袋。回去找吧，天已飘起雪花。老兵说：不用找，

丢不了，这一等，大雪足足下了七天。半个月后，路稍稍好走，又去镇里拉食品，大约走出百十里，在一个山脚下发现了那袋大米，仍静静的躺在那里，粒米未损。

沉沉的山杏谷被大雪密封在山坳里，库区前被覆盖着的松花河，积雪下流水潺潺，偶尔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露出它一节弯曲的身影，便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两旁的山坡上，密密的树丛仿佛被寒冷凝结了，调皮的小松鼠摇着长长的尾巴，窜到松枝的积雪上，抬起前爪，边洗脸边用后腿弹下阵阵的雪雾。

这样的季节，山杏谷缺少的是颜色，唯一的颜色是战士绿色的身影。那天清晨，我到山顶去查哨，清新的空气令人肺腑通畅。突然，我发现远远的山坡上，有一个红红的亮点儿，忽高忽低，忽隐忽现，在林海雪原的世界里十分刺眼。那肯定是一位爱美的山妹子，她身穿红袄，是回娘家？还是走亲戚？直到那红点儿再也望不见。我回过头，发现哨兵也在静静地望着那个红点儿，他可能和我一样正思考一个问题：那是老首长当年的兰儿吗？……

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突然从军区下来一道命令：部队裁军，准备撤库。库区顿时像炸了窝。

随后的日子就是天天上政治课，满嘴黄牙的政委，一颗接一颗地吸着一毛五一盒的葡萄烟，讲载军的意义，讲撤库的必要。士兵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的思想很快就适应了，部队的去向大局已定，有的调北安，有的调齐齐哈尔，有的调札兰屯，有的复原或转业。

三个大库的武器弹药全部运走后，开始进入封库阶段。钢筋水泥筑就的弹药库开始用钢筋水泥封口，战士们一边干活一边流泪，说不清的心疼，道不尽的眷恋。他们搞不清到底仓库是多余的，还是这个部队是多余的。

一天清晨，一辆北京吉普开进库区，急匆匆走下两位老

人，男的穿一身未戴领章帽徽的新军装，女的披一件军用皮大衣。两位老人在政委的陪同下，风风火火走到库门前，男的啪一个立正，向仅仅服役了十年的军用仓库，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随后他两手扶着库门，头慢慢低下去，传出了呜咽声……

连长告诉我，这老头就是叫黑牯子的军区副司令员，身后是他的老伴儿，叫兰儿……

### 我的散文观

真情实感是散文的基础。散文必须感动自己，不必太多的雕琢和修饰。

## 敦煌的孤独

雒青之

敦煌，在藏经洞发现之前本无声息，只打发得几个出家人的暮鼓晨钟。藏经洞文物的出世，惊动了世界的一片瞩目和仰视，中外人士不期接踵而至，大敦煌的神秘面纱在历史长河的淘洗下倏然脱落，一门世界性显学——敦煌学由此而诞生。

我曾数度去敦煌，到那里领略文明的沧桑。在游人如织的纷纷扰扰中，敦煌在我眼中却有一种凄美的孤独和难解的朦胧令人敬畏。

被当作游山玩水的人倾囊消费的落脚处，实在是对敦煌的大不敬。我曾问一位来自很远的游客有什么收获？他的回答是没意思，来后悔了。一个年轻的司机百无聊赖地靠在小轿车上等待入窟参观的领导，“啥看头也没有，还不如蹲在外头！”他如是说。我一向认为，文化是于无声处涓涓而生的。敦煌的声名显赫在于它的历史文化的母液积淀，而非缘起于它的所谓的“神山圣水”。来敦煌的外国人中，日本人是极虔诚的。这种虔诚来源于宗教信仰和一种文化寻根情结。国人则大相径庭，一说敦煌首先必然是月牙泉如何清澈，鸣沙山如何好玩。

稍有诗意的也无非“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之类的感慨，惟独少了一份对敦煌艺术的关注与拜膜！

有幸到敦煌一游的旅者，多半没有溶入物质的敦煌之外的精神的敦煌和文化的敦煌。也难怪，敦煌的风景名胜浸淫的只是以休闲为目的的游兴，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寻根却是“反休闲”的，甚或是痛苦和沉重的。

几年前，为了写作有关敦煌学的著作，我在敦煌小住几次。我体觉着敦煌的内在的性格：它敏感，它对东西方文明的每一根神经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孤独，它本不是个浪漫得可以接纳四方宾客的驿馆，它象个真正的学术大师，孤独地等待志同道合的知音；它郁闷，它本质上是与花花绿绿的世界绝缘的，它是东方文明的中上游，它忧心自己能否守住高洁和远离喧嚣；它神秘，它对游客来说只是一个玩处，而对文化艺术的使者来说却是心目中的艺术圣地，是一个永远的迷宫，在这里可以直接窥见历史的隐秘部分。

我并不反对将历史的敦煌与现实的敦煌以某种形式糅合在一起，但我担心这种尝试和努力只会损伤敦煌自有的特色和不可更改的历史真实。我不是杞人忧天，敦煌的确进入了“半衰”阶段，它的文化瑰宝地位需要“敬老”一样给予足够的人文关怀。我想，世界文化遗产都是“唯我独尊”的。敦煌作为“当前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时间持续最长、宗教艺术价值最高”的艺术宝库之一，应当给以它战略性的保护、研究。倘若以经营的眼光看敦煌，专注于几个铜板的利润，则无疑于杀鸡取卵，岂非与“盗宝”殊途同归？

既然是高雅艺术，就不能和金钱、商品、利润、创收、效益、收支、盈亏等词汇搅和在一起。这些词汇和某个剧团的业务活动牵连倒没有什么，一旦和敦煌艺术挂钩就显得格外荒唐。古人建造莫高窟时就不是为挣香火钱而为，任何想让敦煌

研究机构搞副业、搞创收的点子无疑都是馊点子。

敦煌的孤独并不是王道士时代的无人理睬的孤独，也不是外国学者蜂拥而至后产生的你争我夺的孤独，甚至也不是敦煌学人在此坚守数十年的孤独。那是什么呢？是敦煌饱尝艰辛之后如何在学术领域枯木逢春的忧思；是敦煌在游人如织的热闹中如何保持一种学术源头的地位的反省；是敦煌如何走出“高不成，低不就”的旅游胜地的怪圈而返归学术家园，成为世界敦煌的第一选择的梦想；是敦煌冲破各种雾霭和禁忌后如何成为国人全力保护的“稀有资源”的期待。真的，不到敦煌就难以知道敦煌是怎样不堪重负的窘迫，那些精美的壁画正在失去昔日的光彩，那些看热闹的“门外汉”使敦煌失去了往日的静谧。

我为敦煌的孤独辩护，并没有要求所有的游人都肩负“敦煌学家”的使命，而是在申明一种观点：除非人们对敦煌价值有极好的认识和充足的保护意识，才能领略到敦煌的魅力。否则，沙漠、戈壁、绿洲等都不是人们选择敦煌旅游的理由。不论人们反对还是接受，我的想法从不动摇：敦煌不是游人的天堂，而是学子的故乡，是醉心敦煌艺术的人们心中的圣殿。

不得不提一下我心仪的两位外国世纪学者：斯坦因和伯希和。当年他们并不是观光来的，他们的慧眼可比王道士的目光尖锐得多、深刻得多。虽然，有些人打心眼里不喜欢这两位学者，但请记住：他们的名字和敦煌钉在一起了，而且绝不是钉在耻辱柱上！我也是不得不告诉自己的同胞，我这个敦煌的故乡人被他们在考古方面的献身精神感动了，不仅为他们的学术成就，而且为他们的冒死求索的精神。作为我所崇敬的本世纪杰出的学者之一的斯坦因，其考古探险集于一身，所取得的成就卓然超出同时代其他同行之上。凭借着深厚的地理知识与舍身为学的精神，他的足迹穿越了亚洲腹地最艰险的地域，不止